

七 宗 罪^①

文 / [美国] 安·凯文·沃克尔

译 / 一 匡

1. 内景 老房子—白天

穿过烟气的阳光照在窗户上,变成了褐黄色。四十五岁的萨默塞特站在这间二楼的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他抬头看看天花板,又低头看看严重磨损的木地板,然后注视着起卷的墙纸。^①

他这样盯着那里,悠然地退到房间的中央,然后站住,向一面墙纸脱落的墙壁转过身去。那脱落的墙纸下面露出绘有一丛玫瑰花的墙纸。萨默塞特走过去,用手指抚摸其中的一朵淡红色的玫瑰。他扒开脏污了的墙纸,那朵玫瑰清楚地露出。

他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弹出薄而锋利的刀刃。萨默塞特小心翼翼地在那朵玫瑰花周围刻了一个四方形,然后把这干了的四方形墙纸轻轻地从墙壁上揭下来,拿在手中看了又看。

2. 外景 老房子—白天

萨默塞特站在老屋前面,若有所思地望着周围的农场和森林。鸟声啾啾。

一个男人(画外):有什么不对的吗?

萨默塞特没有应答,只是不再眺望。那个男人年约三十四岁,穿一件房地产经纪入常穿的那种夹克衫,站在戳在泥泞的草坪地里、写着“出售”字样的标牌旁。

男人:有什么事吗?

萨默塞特把脸转向他,然后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座房子。

萨默塞特:没、没什么事,只是、只是这儿的一切……好像都有点儿怪。

男人:怪?这个地方可没有什么怪的。这座房子该修了,为了好卖……

萨默塞特:不。我喜欢这座房子,喜欢这个地方。

男人:我刚才也要这么说的。因为这个地方和别处一样,一切正常。

萨默塞特点点头,深深吁了口气,脸上露出微笑。

萨默塞特:我也是那个意思。奇怪。

萨默塞特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美丽的景致。那个男人感到不能理解。

3. 内景 在美国火车车厢里—此后的 一天

萨默塞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吸着香烟,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他的座位在

① 《圣经》称人有“七宗罪”:暴食、贪婪、懒惰、骄傲、好色、妒忌和愤怒。后人仿称,人还有需冒生命才能实践的“七种美德”:节制、勇敢、智慧、正义、信仰、希望和博爱。本片原文 Seven(直译“七”),表面取前者之意,实则也包含了后者——二位侦探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体现了他们的美德。——译者

车厢靠后的一端,离开寥寥无几的其他乘客。窗外,农庄、田野、草坪、矮小的屋舍飞掠而过。正在西沉的太阳的光芒使外面的景致开始变得模糊。

4 内景 车厢内

火车减速,跑得慢了。萨默塞特的手提箱就放在他座位旁的过道上。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没有打开的硬皮书。他还在盯着车窗外,表情略显紧张。火车驶过一块沼泽野地。太阳这时已经落山了。

一节让火烧得只剩下框架的车厢埋在荒草中,停在那里任凭锈蚀。它永远也到不了它曾经去过的地方了。

在前方,那座城市在等候。天空中,满眼是烟囱与工业吊车。

5 内景 车厢内

列车所经过的路基下是市区的街道。贫民窟和废弃的车辆。人们一群一群地站在各个角落。萧条冷清。

萨默塞特的手提箱放到了窗前的茶桌上。他本人已在走道上。他正在读那本书。他抬起头来,揉揉眼睛,然后又低头读书,一眼也没有看窗外。

6 外景 城市街道一夜间

萨默塞特提着手提箱来到外面的站台上。城市的噪音引人注意:车辆呼啸,人声鼎沸,警笛长鸣。

萨默塞特走过一群乱糟糟的观光客。一个怪兮兮的男人把手伸向观光者领头人的手提箱。这个男人一边拉住领头人的提箱,一边喊着:“我给您拿到出租车上……我给您拿。”在前方,在停着两辆救护车的马路边上,聚集着一群人,吵吵着争看一个躺在马路上的血淋淋的人。

一名交警用力推开人群,救护车上下来的人来照料抽搐着的受伤者。萨默塞特视若无睹地匆匆走过。他打手势叫车。一辆

出租车从街上的车流中拐出,停在他面前。

7 内景 出租车内一夜间

萨默塞特先把手提箱扔进车里,然后上车,顺手关上车门。

司机(对着围观的人群):出什么大事了?

萨默塞特向外看了一眼人群,又看看司机。

萨默塞特:干嘛关心这个?

司机(压低声音):诺,对不起,全他妈见鬼去吧。

司机向前探身,想看个清楚。围观的人群突然骚乱起来。一个汉子推搡另一个人,然后两人就打起来了。互相揪住对方,撕扯衣服;一个人接连不断地挥舞他的拳头,另一个人马上就血流满面。这架是越打越厉害了。几个警察上去阻拦。

司机:瞎闹的王八蛋。

他开车离开,出租车一下子开上了大街。萨默塞特望望窗外掠过的街头霓虹灯洪流,然后向后仰靠在座背上,闭上眼睛。

司机:您去哪儿?

萨默塞特睁开眼睛——

萨默塞特:离这儿远远的就行。

8 内景 萨默塞特的住处一夜间

窗帘紧闭。这里可以听到城市噪音,在整部影片中,总可以听见这些声音。警车的笛声正响着,尖锐而清晰。除了放在壁橱里的几件衣服和放在靠墙书架上的几百本书外,萨默塞特的生活都被装进了那些拿来拿去的箱子里。萨默塞特这时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

他伸手去够床头柜,摸到一个木制的角锥形的节拍器。他卸下加在节拍器摆杆上的重物,这样它就能摆动了。向左摆——滴答、滴答,向右摆——滴答、滴答地响着。准确而稳定。

萨默塞特在床上躺好,闭上眼睛。滴答,滴答,滴答……节拍器的响声和警车的笛声交相呼应。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节拍器上的时候,脸便绷紧了。他闭紧双眼。滴答,滴答,滴答……摆杆均匀地摆动着。萨默塞特的呼吸变得深沉了。

滴答,滴答,滴答……警车声好像在变小。

滴答,滴答,滴答……萨默塞特继续注意聆听节拍器。节拍器的声音好像在变大。

滴答,滴答,滴答……警车声变弱,变小,终于消失,只剩下节拍器的响声了。

萨默塞特睡着了,他脸上的表情随之松弛下来。

插入文字:星期日。

9. 内景 萨默塞特的住处一早晨

萨默塞特从一只箱子里取出一串钥匙,皮夹子,弹簧刀,办案金质勋章。然后,他打开在火车上读过的那本硬皮书。从篇页当中取出那朵褪了色的红色纸玫瑰。

10. 内景 公寓楼一白天

萨默塞特站在一面溅上一些血迹的墙前。地板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床单。尸体旁不远处摆着一把锯短了的散弹枪。居室光线昏暗。

五十二岁的侦探泰勒站在房间的另一侧,正在翻阅一个记事本。

泰勒:邻居们听见他们互相吼叫了约两个钟头。这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后来他们听见了枪声。两枪。

萨默塞特:老婆招供了吗?

泰勒:巡警来的时候,她搞得他晕头转向。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说不出话来。

萨默塞特开始在屋子里踱步。

萨默塞特:为什么总是这样呢?总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才突然认识到,向一个人开枪,或者用刀子捅了人,那人就活不了了。

泰勒:冲动杀人。

萨默塞特:对。看看这面墙,那上面溅上去的全是因为一时冲动啊。

泰勒:木已成舟。剩下的只是案头工作了。

泰勒来回倒着双脚,显得很不耐烦。萨默塞特看见一本彩色的书打开放在咖啡桌上。书旁边还有几根粉笔。他拿起那本书,快速翻完全书页码。

萨默塞特:他们的儿子看见了吗?

泰勒:不知道。

泰勒烦躁地合上他的记事本。萨默塞特看见书中有凶猛残暴的彩色动物插图。

泰勒:你问的是哪种狗屁问题?

泰勒走过去,夺过那本引起他注意的有彩色插图的书。

泰勒:萨默塞特,你要知道,我们全都为将要除掉你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知道吗?我是指,只有你总提出这样的问题……“小孩儿看见了吗?”唉,谁放这样的屁呀?啊?(指着)他死了。他老婆杀死了他。

泰勒把那本书扔给萨默塞特,然后走开。

泰勒:别的事我们都管不着。

泰勒推门而出,刚好与走进来的侦探戴维·米尔斯擦肩而过。米尔斯三十一岁,孔武有力,英俊潇洒。他回头看了一眼泰勒,然后有点转向似地进到屋里。

萨默塞特放下有彩色插图的书,注视着地板,对泰勒的发脾气毫无反应。

米尔斯:喂,萨默塞特中校吗?

萨默塞特转过身来,看见米尔斯。

11. 外景 城市街景一白天

运尸袋穿过人群被抬出公寓楼。跟在后面出来的是萨默塞特,米尔斯跟在他后面。他们走向这幢肮脏建筑的尽头,路过一个正向一辆小轿车撒尿的男人。

米尔斯:我有点儿蒙了的感觉。我到这个城市好像才二十分钟,就被他们派到这里来了。

萨默塞特:好在我们刚开始干,咱们去家酒吧……坐坐,聊聊吧。然后再……

米尔斯(打断):其实,去不去都一样,我想尽快去警勤区所。看看咱们交接工作的时间够不够。

萨默塞特一句话不说,只顾往前走。

米尔斯:我需要从头做起,对不?要见一些人。

萨默塞特:在打电话时,我原想问你几个问题,米尔斯。我总纳闷……为什么……这里……

米尔斯:我……我听不懂。

萨默塞特:你为调动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是我禁不住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米尔斯:我想,我来的原因是和你一样的。或者说,同您从前来这里是同一个原因……起码在您做出调动决定以前……

萨默塞特停下脚步,转向米尔斯——

萨默塞特:你见过我。

米尔斯:也许我没听懂你这个问题。

萨默塞特:问题非常的简单。你在一个宁静、美好的小城里工作,却拚命要到这里来,好像在拼死一搏似的。侦探,我还没见过这么办调动的呢。

米尔斯:也许是我原以为在这里会比在那里干得好吧。

我也不知道。嗨,如果咱俩没有一见面就用粗话互相抱怨,我看就很不错了。不过,中校,一切您说了算,所以……您看着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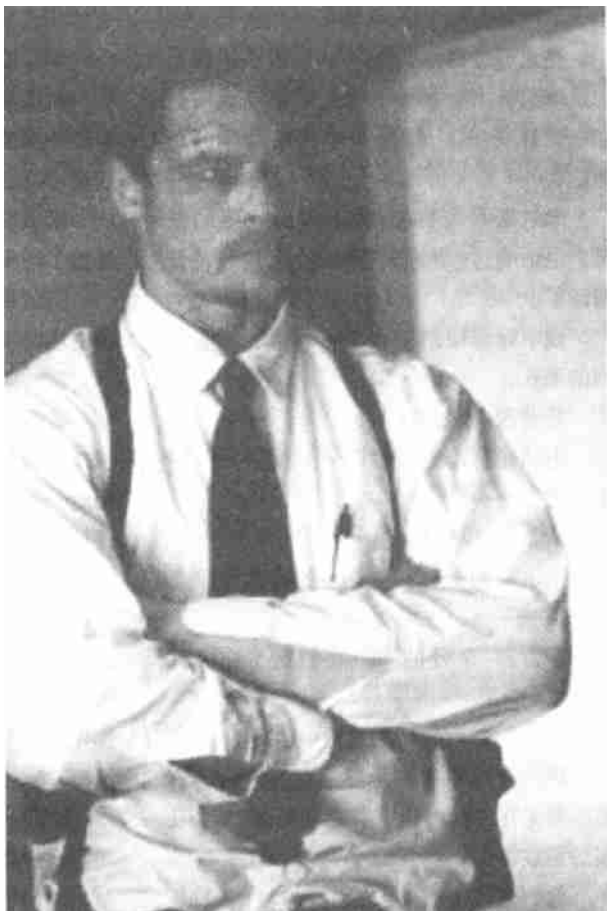
萨默塞特:那你听听我想怎么办吧。我想,你只看,只听。

米尔斯:我可不想只站着当此地塔科钟快餐店的保安啊。我办凶杀案工作已经五年半了。

萨默塞特:但不是在这里。

米尔斯: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萨默塞特:好,在以后的七天里,请你提醒我记住这一点。



萨默塞特转身走了。米尔斯站着撒完尿,才去追萨默塞特。

插入文字:星期一。

12 内景 萨默塞特的住处 一凌晨

萨默塞特还躺在床上睡觉,天还没亮。放在停摆的节拍器旁的电话响了,惊醒了萨默塞特。他望向电话机。

13 内景 米尔斯住处的卧室 一凌晨

外面刚刚露出天光。躺在床上的米尔斯已经醒来。他身旁仍在睡梦中的是他的妻子,三十岁的特蕾茜。米尔斯显得疲惫,听着外面过往的车辆声,用前臂蒙住两眼。

他伸开手臂,懒洋洋地坐起,移到床边坐下。屋里杂乱无章,堆满箱子和盒子。

亮光透过窗户照在从一只箱子里露出的足球奖杯上。那是一个金质足球运动员立在奖杯底座上,摆出一个高难动作的造型。

米尔斯看着奖杯,脸上现出欣慰的微笑。电话响起。米尔斯望望电话,这时特蕾茜醒了。

她半眯着眼睛望着上方。她有一张美丽的面孔。

特蕾茜:什么事?

电话还在响。米尔斯伸手摸了一下特蕾茜的肩——

米尔斯:没事儿。

米尔斯俯身去接电话。特蕾茜似乎有些惊惧——

特蕾茜:亲爱的……我们这是在哪儿呀?

14 外景 公寓楼,过道 一凌晨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都戴着徽章与警官戴维斯走在一起。戴维斯穿着制服,是个壮实的警察。

他们走过警车,走进洒满垃圾的过道。戴维斯递给萨默塞特两个手电筒。

戴维斯:一切都原样未动,我什么都没碰。

萨默塞特:你确定死亡时间了吗?

戴维斯:我说过了,我没碰他,但他脸埋在一盘意大利面条里,到现在大约有四十五分钟了。

他们走向锈迹斑斑的侧门,戴维斯拉开门。

15. 内景 公寓楼的楼梯口处 一凌晨

他们走进昏暗光线中的丑陋的楼梯井。

米尔斯(对戴维斯):记住啊……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查看他是不是还活着是吗?

戴维斯:我说了吗?请相信我,他是没有气儿了,要不他会把面条汤吸进去。

米尔斯:关键是,你发现他的时候……

戴维斯:你饶了我吧,那家伙当时坐在自己的屎尿堆里。要是没死,他当时就该站起来了。

米尔斯生气了,他刚要说话却被萨默塞特抢了话头——

萨默塞特(对戴维斯):谢谢您,长官。我们巡看一遍后,再跟您谈。

戴维斯:好的,先生。

戴维斯走出去时瞪了米尔斯一眼。米尔斯瞧着他走开。锈蚀的门在戴维斯身后拍地一下关上。里面立即变黑了。萨默塞特打开自己的手电筒,同时递给米尔斯另一支电筒。他们迈步上楼。

萨默塞特:我不知道你要谈的要点具体是什么?

米尔斯:我怀疑戴维斯警官有多少次把没死的人当成了死人,等他到了车里又撤回结论,净吃回头草。

萨默塞特:住嘴吧。

米尔斯:以后再说。

16. 内景 公寓楼里,前厅 一凌晨

萨默塞特眼睛看着下方黑暗的前厅,从

楼梯井上方走下来。在厅的另一端,有一扇门开着。镜头在几秒钟之间,便扫过全屋。

米尔和萨默塞特在继续行走。萨默塞特取出一双橡皮手套戴上,眼睛却一直盯着前方地上的某样东西。有一个黄色的回收式垃圾箱刚好立在房门外。其中堆满了许多本整洁干净的《读者文摘》。

17 内景 公寓住宅的卧室 一凌晨

这间屋里还亮着几盏灯。台灯上落满了尘土。桌子上有几份色情杂志。萨默塞特和米尔走来走去。靠墙放着的长沙发上堆着些黄白相间的枕头。长沙发对面的两台电视机都已经放不出声音了。

18 内景 公寓住宅的厨房 一凌晨

萨默塞特与米尔打着手电筒走进黑呼呼的厨房。米尔掏出一块手帕捂住鼻子。埃里克蹲在地上,收拾摊在地上的摄影设备。他戴着医用面具,提起他的口袋,从侦探们身边走过——

埃里克:享受吧。

埃里克走了。萨默塞特用手电筒四下里照着……

在炉灶处,每一个灶眼上都放着一个用过的壶或平底锅。放在那儿的和与之连接的案板上的食品已被泡坏,旁边是洗碗池。到处是用过的炊具,空易拉罐和瓶罐等。成堆的蟑螂出没其间。

手电筒的光柱沿着滴答着的羹汤、油料和地板上成卷的食物,从炉灶一直照到餐桌上。餐桌台上摆满了油渍的纸盘子,盘子里盛着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土豆,炖牛肉,小吃和其他许多乱七八糟的食品。

这个厨房仄迫窄小,勉强容下三人。餐桌放在厨房的中央,一个坐在厨用椅子里的肥胖男人俯倒在桌子上。他是脸朝下埋在一盘面条里死去的。

米尔:天哪……给吉尼斯打电话。我

想我们这儿已经创了一项世界纪录了。

米尔走过去,俯身看着死者,但不碰他——

米尔:谁说这是件谋杀案?

萨默塞特:还没有人这么说。

米尔:那咱们干嘛在这儿浪费时间?这家伙的心脏大概得有装火腿的罐头那么大。如果不是冠心病,不知道还会是什么病。

萨默塞特的电筒移向胖子尸体的下方,光柱在脚的部位停住。萨默塞特跪下。

胖子的裤口处露出一小截绳子头儿。萨默塞特用一支笔抬起那裤腿,绳子系在浮肿了的粉红色的膝盖上。

萨默塞特:不知道。

萨默塞特站起来,向后退了几步。米尔来到他离开的地方,看着桌子底下,用电筒照尸体大腿部分。胖子肿了的双手被紧紧地绑着,在那里交叉在一起。

米尔:又是……他可能是自己绑的,弄成谋杀的样子。我见过一个人自杀……却希望能确保他的家人得到人寿保险,是不?

萨默塞特没有听,他全神关注着尸体,细看他头颅和脖子后面的情况。他用笔顶住死者脖颈的后面,向上梳理死者的头发。

胖子头颅后和脖子后有一些圆的和半圆形的挫伤,还有一些在头发底下。

米尔:我们发现那个家伙的时候,他是背上插着把刀子躺在那里的,怎么会是自杀呢?除非,我这么想像啊,他拿着刀子放在自己的背后……把刀尖捅进自己的背,离那面墙很近……然后让自己的身子向后仰倒下……

萨默塞特(生气地):你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米尔抬头看了看他。萨默塞特还在

琢磨那些挫伤。

米尔斯(讪笑):噢,行行行,先生。原谅我吧。

米尔斯直起身子,走向桌子的另一个角,然后又在那儿蹲下——

米尔斯:这儿有个桶。

萨默塞特:什么?

米尔斯:这儿有个桶,桌子底下。

萨默塞特蹲着,一把撩开他那一边的台布,桌下出现一个金属桶。

萨默塞特:那是什么?

米尔斯拿着电筒蹲着移过去,斜着身子看光柱中照到的东西,马上又缩了回去。

米尔斯:都是呕吐物。

米尔斯站起来,退到冰箱旁,不想挨近那个桶。

米尔斯:一桶呕吐物。

萨默塞特:里头有血吗?

米尔斯:不知道。您自己去看,好吗?

萨默塞特站起来,注视着那个胖男人。他摇摇头,面呈困惑之色。这时有人敲门。这两位侦探看见五十二岁的法医托马斯·奥尼尔已经进了门。奥尼尔正看着天花板。他按按灯的开关。灯不亮,他又上下按了两下开关。

奥尼尔:好极了。

奥尼尔好像有些走神。他把他的黑色的包放在地上尸体的旁边,然后开始从包里往外取外科工具,发出叮铃当啷的声音。

米尔斯转身打开冰箱。里面几乎是空的。

米尔斯(对萨默塞特):你看是中毒吗?

萨默塞特:猜测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冰箱旁边的垃圾桶盛着空食品盒,都快满到桶边上了。米尔斯用笔扒拉着它们。

奥尼尔:你们的法医小姐正在外面等着呢。我不知道我们全在这里合适不合适。

米尔斯:主要是地方不够,灯也有问题。

萨默塞特看了一眼米尔斯,又看了一眼有限的房间。

萨默塞特:这里……能容纳两个人。

嗯,三个人肯定就太挤了。(稍顿)米尔斯侦探,去帮助警官问问周围的邻居们。

米尔斯抬起头来,挺不高兴。

米尔斯:我还是留在这里吧。

萨默塞特目光不离开尸体。

萨默塞特:你出去的时候,叫一位法医小姐进来。

米尔斯一动不动。他举起电筒照着萨默塞特面孔的侧面。过了一会儿,萨默塞特看看米尔斯,他的眼光直逼米尔斯。又过了一会,米尔斯关上电筒,离开。

奥尼尔两手抱住死者的脑袋,抬起他埋在面条里的脸——

奥尼尔:他死了。

萨默塞特:谢谢您,大夫。

19. 内景 在萨默塞特的车里一白天

萨默塞特开着他的车,米尔斯是他的乘客。交通拥挤。两人沉默不语地注视着前方。米尔斯紧张不安——

米尔斯:您看了我的卷宗,对吗?知道我办过的案件?

萨默塞特:没有。

米尔斯(望着窗外):反正……我服刑似地挨门挨户地巡逻,循规蹈矩,干这件屁事干了很久。

萨默塞特:好。

米尔斯:我口袋里的徽章上写的字跟你的一样,是“侦探”。

萨默塞特:我已做了决定,因为我必须通盘考虑案情。我不能因为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在操场上玩而操心。

米尔斯:是的,好啦好啦,我的要求只不过是……(稍顿)只是,只是别甩了我。这就

是我的全部要求。别甩了我。

米尔斯看看萨默塞特。萨默塞特眼睛盯着马路,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说完要说的话后,米尔斯向后瘫坐在座背上。

萨默塞特:在我离开之前,咱俩得一起度过每个不眠的时刻。我要让你知道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我要帮你绕过繁文缛节的公文,要像警长说的那样,帮你学会“通盘考虑”。不过……(稍顿,清清嗓子)你乞求也好,发誓也好……不被甩掉要靠你自己努力。

这话颇使米尔斯感到意外……萨默塞特还有幽默感?

萨默塞特:听清楚了吗?

米尔斯:啊……当然……只是,和我的老搭档,你知道……

萨默塞特:我恰恰认为咱俩不该是那种关系。我们不正为一些小事发生争吵么?

米尔斯神经质地一笑,倒觉得轻松了一些。

米尔斯:您说什么都很精彩,侦探。

20 内景 验尸房—白天

房间宽大,凄冷,干净。好像是用不锈钢和白瓷砖组成的。很多医务人员在停尸桌旁工作。不时因一块脏器引发出一阵尖叫声。萨默塞特和米尔斯和桑蒂亚哥医生在一起。医生站立在那个胖子的尸体旁。尸体已经被肢解完毕。

桑蒂亚哥:他已经死了很长时间,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不是被毒死的。

桑蒂亚哥向旁边挪了挪,让米尔斯站过来。米尔斯只稍稍过去了一小步,厌恶地看着尸体。桑蒂亚哥把手伸进尸体的腹部。镜头移开。

米尔斯:啊,人……人怎么会弄到这一步?瞧那些赘肉。

桑蒂亚哥摸到了什么东西,发出咯吱咯

吱的声音。

桑蒂亚哥:光把这具尸体抬上桌子,就用了我和四个值班人员

米尔斯:这个胖子是怎么被弄出他住的房门的?

萨默塞特:对,他显然是让关在里头的。虽然不是个值得羡慕的人,尽管到了这地步,但他还应当有些许的尊严吧。

桑蒂亚哥:您注意这儿了吗?首先……看他的胃有多么大。而且,看这有多奇怪。全撑开了。胃肿胀了。看看有多大的个儿,全是让食物塞的。

米尔斯:我看见了,可是……

桑蒂亚哥:膨胀线散布在胃上,有的地方都撑破了。

萨默塞特(怀疑地):大夫,您说……这个人是吃得直到撑死吗?

桑蒂亚哥:啊,他并没有真撑死。不全是这样。但是,他的内脏一直在流血,血肿表现在外头的肚皮上。非常大。

米尔斯:他是吃死的?

桑蒂亚哥:对。而且,还有别的事,你过来看看。

桑蒂亚哥走向一张桌子,把手伸向桌上的许多罐子。萨默塞特绕过停尸板,同时俯望着那个胖子髡着短发的头颅,头上的部分毛发已被剃去。

萨默塞特:受害人头上的伤痕……

可以看见许多圆的和半圆形的伤痕,好像全出自同一个硬币那么大。

桑蒂亚哥:我还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

萨默塞特:它们可能是一支枪造成的。一支枪筒……顶在他头颅后面,压出来的。

桑蒂亚哥捞出他要找的一只罐子,过来俯身看着胖子的头颅,同时点点头。

桑蒂亚哥:如果是狠狠地硬塞他,这就

对了。有这种可能。这……

桑蒂亚哥把罐子递给萨默塞特。

桑蒂亚哥:大部分胃里的食物成分现在都化验过……可是,这些……我在他的胃里发现也有。

萨默塞特举起那个罐子。里面有许多兰色的小塑料片儿。它们微微打卷,好像是些刮削下来的碎屑。萨默塞特把罐子递给米尔斯,米尔斯摇了摇罐子,仔细看着。

米尔斯:是塑料吗?

桑蒂亚哥:这些东西怎么会进到一个人的胃里呢?我真不明白。

21. 内景 公寓住宅的厨房 一白天

发现胖子尸体的这间屋子现在被日光灯照得通明。一男一女两个法医正在采集指纹。萨默塞特和米尔斯全都四肢着地爬在地板上。萨默塞特手里握着那个罐子,摸摸地板革。

萨默塞特:颜色和质地都和那碎屑是一样的。

米尔斯(对法医):你们在炉灶和洗碗池里发现塑料屑了吗?食物那儿呢?

男法医:您是什么意思?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继续在地板上寻查。

米尔斯(对萨默塞特):这么找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萨默塞特:总得找出点儿不同寻常的东西来研究。这样的东西总是会有,可能会像一粒尘埃那么渺小,但你得把它找出来才能研究它。只要还有一线可能,你就得找下去。

那两个法医瞅着他们,觉得好奇。萨默塞特向冰箱靠近。

米尔斯:可能什么也没有。

萨默塞特:如果什么也没有,那他胃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碎屑?那一定是人为的。

萨默塞特停止移动。在他停止的地方,油毡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他用手指抠划

痕的沟,然后从罐子里取出一小片塑料,将其举向地板,比照看,放进了一条划沟当中。

然后,萨默塞特从地上站起来,看着下方那个地方。那些划痕就在冰箱的前面,像是把冰箱从靠墙处拖拉出来时划出来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它又被推回了原处。

萨默塞特(对米尔斯):过来。

22. 内景 公寓的厨房 一当天稍晚一些时候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为了看看冰箱后面的空档处,正一下一下地把冰箱从墙角处往外拖。

他们用力拖出一英尺多后,米尔斯斜探着身子向后瞥了一眼,露出吃惊的神色——

米尔斯:天哪!

萨默塞特走过去看。在冰箱与墙壁之间有一块已被人打扫干净的空档。在空档处,写着几个字:其一是贪吃。字迹是蘸着油脂写的。旁边还别着一张纸条。

23. 内景 警勤区所, 警长办公室 早上

警长办公室里到处都是照片、图片、书籍和犯人的档案资料。虽然文件堆积如山,办公室还是收拾得井然有序。警长年约五十岁,坐在他整洁的办公桌后面。他穿着白色上衣,领带的花样略显保守了一些。他是个冷静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轻易说话,一说话就说到要害处。他不时使劲地咬咬后牙,连他的腮和脖子上的肌肉都被牵动了。萨默塞特和米尔斯正坐在他的面前。

萨默塞特:擦伤是一只点45式枪的枪口造成的。看来,当时有支枪顶着他的脑袋,让他选择:要么吃下去,要么脑袋开花。

萨默塞特(站起来踱步):他已经饿得不能吃了,被逼无奈硬往下塞……直吃到本能地向外呕吐食物。凶手已准备好一个桶在他身子下方接着了。他在拖延时间。验尸

官说这个过程大概足足拖了十二个小时还多。死者的喉咙都给磨肿了,有可能他曾经昏死过一阵。凶手就是在那时踢了他的胃,一下子踢死了他。

米尔斯:这是一个虐待狂的混蛋。

警长:这一点看来很明显。

萨默塞特取过一张照片,就是在冰箱后面别着的那张纸条的照片。

萨默塞特(读纸条上的字):“亲爱的侦探们:路漫漫兮艰苦,出地狱兮得见天日。”这是凶手做自我声明的办法。

警长:声明什么?

萨默塞特:人有七大死罪:贪吃、暴怒、贪婪……

警长:那又怎么啦?这个受害人……

萨默塞特:……嫉妒、懒惰、傲慢和好色。共七宗。

警长:啊,原来贪吃是七大死罪中的一宗啊。不过这是一个大胖子。凶手或许觉得这样折磨他是最好的办法。老有在墙上写字这样的事,这么做好像很时髦嘛。

萨默塞特:其一是贪吃。

警长不高兴了,因为他咬了咬后牙。他扭头看米尔斯。

米尔斯:他就是这个脾气。太冷的天,我在外头呆了一整天。

萨默塞特:这是一个预先设计好了的谜,这才仅仅是开头。

警长:总处在激情中,是吗,萨默塞特?聪明的脑瓜总是在编造什么。

萨默塞特(坐下):我谢绝接受这个

案子。我看你们还是另派人吧。

米尔斯:谁,谁……怎么回事?

警长:是这么回事:“我谢绝接受这个案子。”这样提出来的无效的啊。

萨默塞特:我不愿这成为我在这儿处理的最后一宗案子,还会连续出新案件的。

警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信不?你不想每天晚上带着这个案子上床,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你就要退休了,六天以后你将彻底走人。

萨默塞特摇摇头。

警长:你走前扔下一件没做完的工作。

萨默塞特:好多事让谁干,结果都差不多……况且,这又不会是他第一次接受任务。

米尔斯:这不是我第一次接受任务,头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米尔斯生气地站了起来。

警长:这个案子我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萨默塞特,这你是知道的。没有人能够替代你啊。

米尔斯:把案子交给我吧。

警长:那怎么成呢?

米尔斯:我跟他合作没的说。如果萨默



塞特想退出,那就 Bye-bye。把案子交给我吧。

警长考虑着米尔斯的话。

萨默塞特:让他接手,仓促了点儿。

米尔斯(对警长):咱俩是否可以单独谈谈这个问题?

警长看看萨默塞特,又看看米尔斯。

警长:没必要。你干吧。

米尔斯:谢谢您。

警长:去吧,从收拾碎屑片开始。咱们先收集资料,然后再给你配个伙伴。

米尔斯看了一眼萨默塞特,随手关上门,离去了。萨默塞特低头瞅着地,好像有些沮丧。他抬头看看警长。

警长:你赢了,萨默塞特。你可以走了。

插入字幕:星期二。

24 外景 城中街道一白天

一个报贩在他人群众簇拥的报亭前摊开一厚迭报纸。

报纸的大标题是:“奇异的凶杀案!”字体粗大黑重。

报贩又摊开另一厚迭报纸,这份报纸的标题是:贪吃杀手说“不吃就去死!”字体是套红的大字。

报贩又取出第三份厚厚的报纸。这回的标题是“令人作呕的凶杀——独家内情揭秘!”

25 内景 警勤区所,萨默塞特的办公室一白天

办公室只有一扇正好对着告示牌的窗户,屋里有点儿冷。可以听见外面车辆来往的声音。地上有几只盒子。萨默塞特坐在办公桌前处理两摞堆积的文件。他在用一台手动打字机填写一张黄色的表格。他边找字母边打字,打得很慢。填完空表格后,又把它从打字机上抽出来。这时有人敲门。

萨默塞特:请进。

警长推门而入,在门口站住。他两侧站的是清漆工和杂役。

警长:打扰了。我们因为有事,过来关照一下。

穿着整齐的警长跟平时一样,照例咬了咬后牙。萨默塞特码齐了打字机上的表格纸,开始打字。

警长踱进屋里。放在地上的两个盒子上写着“侦探米尔斯”的字样。他把一个盒子搬起来放在另一个盒子上面。

门开着,那个杂役从他的工具包里取出一块刀片。他开始用这块刀片刮除门玻璃上的字:侦探萨默塞特。刀片刮玻璃时发出的声音听着像在用指甲刮黑板。

萨默塞特不禁抬起头来。

杂役:对不起。

萨默塞特又低头边找字母边敲打字机打他的字去了。警长在一旁看着。工人接着干他的活儿。

警长:你听说了么?

萨默塞特(不抬头):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听说。

警长:第二宗罪来了。

萨默塞特停下来,望着警长。

萨默塞特:已经来第二宗罪了。

警长:贪婪。它是用血写的字。

萨默塞特想了想他说的话后,接着打字——

萨默塞特:这件事与我再也不相干了。

警长:我原来以为你可能还想返聘呢。

萨默塞特:我相信别人都会干得很好。

警长:没错儿。

萨默塞特:那就很好。

他又边找字母边敲打字机了。警长的后牙咬得紧紧的。他径直走到萨默塞特的办公桌前,动手理齐那两摞文件。

警长:干吧。你打算在外面自己干些什

儿事吗？

萨默塞特：我也许会在一个农场找一份活儿干干。

警长：你难道还没有感觉吗？没有那种感觉……吗？你将不再是一名警察了。

萨默塞特：你在说什么呢？

警长：你知道。

萨默塞特往后一靠，面朝向警长——

萨默塞特：你从今天的报纸上读到那个溜狗的人的消息了吧？他遭到袭击，被人抢走了钱包和手表。然后，就在他失去知觉还躺在地上的时候，袭击者又用小刀戳了他的两只眼睛。这件事就发生在离这里四条街远的地方。

警长：我听说了。

萨默塞特：我对这个地方没有更多的了解。

警长：一贯是这样。

萨默塞特：真的？（向打字机那儿挪了挪）可能你是对的。

警长放下一份文件，两摞文件已被码得整整齐齐。

警长：你来办这个案子，你生来就是这个工作的。我想你不否认这一点吧。我就不相信你甘心放下工作，去过拿着工具袋、钓鱼杆的赋闲生活。（沉默片刻，准备离去）也许我说错了。

警长走了。萨默塞特抬起头来，一把抓起那份文件，重又把那两摞弄乱了。他望了一眼干活儿的杂役。那个工人也正看着萨默塞特。他正在清除把萨默塞特的名字刮下来后留在玻璃上的余迹。

萨默塞特（生气地）：加点儿油再刮。

干活儿的杂役被吓了一跳，赶紧干他的活儿。

26 内景 萨默塞特住处的卧室内一夜晚晚些时候

墙上挂着一块掷标牌。“啪”的一声重击——萨默塞特的弹簧刀打在牌子上，并钉在了那里。

萨默塞特跨过几乎空荡的房间，过去把刀拔出来，然后又回到屋里仅有的一把椅子的前面，又掷出弹簧刀。刀再次钉在牌子上。萨默塞特坐下了。

他拾起丢在地上的一本书，放在膝盖上。从百叶窗外传来外面孩子们的尖叫声和高声播放的音乐。萨默塞特仰望着天花板。他打开书，一页一页茫然地翻阅……然后又把书丢到地板上。

27. 外景 城市街道一夜，晚些时候

萨默塞特从他的汽车里下来，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走向路边。这时可以听见雷声。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点上。

他沿着南北方向的马路走去。街上车流如竞赛般驶过。行人也步履匆匆。在一个公共电话亭里，有一个人对着话筒在愤怒地叫骂，然后又用话筒狠敲电话机身。一辆救火车尖叫着，闪着警灯，从街道上呼啸而去。

萨默塞特从几个睡在路边的流浪汉身边经过，举步踏上长长的宽大石头台阶。一个流浪汉坐起来向萨默塞特看去——

流浪汉：赏支烟好吗？

萨默塞特：对不起，就剩一支了。

在萨默塞特的前方出现图书馆的屋顶。图书馆是一幢结实雄伟的建筑物。

28. 内景 公共图书馆一当夜晚些时候

萨默塞特和六十二岁的夜班保安乔治走进宽敞无人的主阅览室。屋顶上的吊灯发出温馨的灯光，照耀着红木桌椅。阅览室里摆满了书架。书架分三层，俯视着中央读书区。萨默塞特感到十分惬意。这是他十分中意和心安理得的地方。乔治把他引到一张空桌子前。

乔治:您随意坐吧。

萨默塞特:谢谢你,乔治。

萨默塞特望了望回廊的顶层。那儿有两个保安和一个工友正俯视下方栏杆处。

萨默塞特:晚上好,先生们。

那几个人也向他问好。

一个保安:乔治,快点儿,牌都快凉了。

乔治(对萨默塞特):职责在身,我得去了。

乔治握着萨默塞特的手摇了摇,然后便走向盘旋而上、通向回廊的楼梯。萨默塞特则走下主通道,环顾着两侧的书架和书架上的书籍。

乔治到达顶层回廊,坐在牌桌前,继续玩中断了的扑克牌游戏。

萨默塞特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扭亮一盏绿色的工作台灯。雷声。萨默塞特抬头听了听。雨开始淅淅沥沥地落在屋顶高处的窗台上。

萨默塞特(大声):先生们哪,这么多书,任凭你们游弋的知识的世界,可你们却整宿地玩扑克。

在上面的回廊上。

乔治从扫帚间取出一只大盒子。

工友:我们有文化了。

另一个保安(出牌):好,我们这批蠢驴居然也有了文化。

众人笑。乔治把大盒子顶在回廊的扶手上放好,这样他们就正好朝着萨默塞特说话了。

在下面的主阅览区里。

萨默塞特走进了书架之间的通道。上面传来牌友们的交谈声。萨默塞特在寻找书,翻看书脊上的书名。他看中了一本书,并把它抽出来。然后继续找着。

在回廊的顶层上。

乔治在大盒子上发牌,并放大了声音。

乔治:这样怎么就有文化了呢?

在下面的主阅览区。

萨默塞特在寻觅着书籍。从远处飘来充满莫扎特音乐旋律的空气。萨默塞特停止找书,倾听。继而,他闭上眼睛沉醉其中。

在回廊顶上。

乔治坐在牌桌前,取出一支雪茄,点燃;俯视下面的阅览区。

乔治:斯迈尔利,你要到哪儿去?

下面,萨默塞特从书架通道中走出来。

在下面的主阅览区。

萨默塞特抬头望见乔治。

萨默塞特:谢谢你。

29. 内景 公共图书馆,主阅览区一当夜晚些时候

那段音乐的旋律仍在空中飘荡,像一缕低沉而清凉的微风。

萨默塞特在书架中移步,抱着好几本书。他又从另一个书架上取下一本,抱在怀中。

在回廊顶上。

乔治玩牌又赢了一局。其他人沮丧地丢下手中的牌。乔治笑着抽了一口雪茄。

空中飘浮着雪茄的烟雾。烟雾慢慢地散去。上方,雨珠仍旧在天窗上跳着。

在下面的主阅览区。

萨默塞特在桌旁坐下,打开一本书读起来。

30. 内景 米尔斯的住处,卧室和客厅一夜

那段音乐的旋律没有间断,飘进这场戏里。乐声美妙得让人听着都有点悲伤了。穿着睡衣的特蕾茜神情紧张地坐在床上。她掀开被子,走向房门。她站在门口向客厅里看去,米尔斯正坐在桌子前背对着特蕾茜,在文件与照片堆里搜寻着什么。电视里正在播一场篮球赛。但这他已无心观

看了。他一屁股坐下，呷了一口咖啡。显然情绪波动。他不知道特蕾茜正在看着他。

特蕾茜关切地注视着丈夫。

31. 内景 公共图书馆，主阅览区一夜

那段音乐的旋律没有间断，仍在回荡。萨默塞特同时打开了两本书，并掀开他的笔记本，执笔记录。他写道——

七宗罪：贪吃、贪婪、暴怒、好色、傲慢、嫉妒、懒惰。

萨默塞特划掉贪吃和贪婪。他拿起一本但丁的《神曲》第二卷《炼狱》。看到如下的一页：

世俗的天堂

七：好色

六：贪吃

七级阶梯 五：贪心不足与挥霍

洗罪 无度

四：懒惰

三：暴怒

二：嫉妒

一：傲慢

炼狱岛

在回廊顶层。

乔治和那几位伙伴又玩完一局牌。乔治看看下面正在做笔记的萨默塞特。乔治抓起扑克，开始重新洗牌。

乔治（对下面的萨默塞特）：你知道吗，斯迈尔利……你真的都快忘了我们了。

乔治又一次发牌，但有几张发错了，扔到了桌子外面，还扔过了回廊。

下面的主阅览区。

萨默塞特抬头向上看了一眼乔治，又看了看四周。

萨默塞特：我这就快了。

上面。

乔治扔出的牌在飘舞着，缓缓落下。

32. 内景 警勤区所，萨默塞特的办公室—薄暮时分

办公室里黑暗，萨默塞特俯在桌上写道：“侦探米尔斯，你大概可以看看下列的几本谈七宗罪的书。它们是但丁的《炼狱》、《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牧师的故事”和《天主教辞典》。

33. 内景 警勤区所，萨默塞特的办公室—傍晚

萨默塞特把一个信封放在两本书的上面。书上有侦探米尔斯的名字。信封上写着“米尔斯启”。

插入字幕：星期三。

34. 内景 警勤区所，萨默塞特的办公室—早上

萨默塞特推门欲入时，看见门玻璃上写着“侦探米尔斯”几个字。外头正下着雨。萨默塞特向他的办公桌走去，但又停住步子。他的物品都已被挪到墙角临时搬来的一张小桌子上。

萨默塞特走过去打开大桌子最上面左手的抽屉。全空了。他赶忙去在那张小桌子里搜查文件和资料……找他要找的东西。他摸到他手掌刚好可以握住的小镜框，里面装着一张一个漂亮女人的照片。萨默塞特拆开镜框，看了一眼照片，然后放进他的腰包。

萨默塞特在那张小桌子旁坐下，着手在文件堆里找东西。过了一会儿，他回头一看，发现他留给米尔斯的那个信封不见了。

35. 内景 一幢高级城市大楼—早上

天正下着雨。在一幢租金昂贵的办公楼里，许多男女商务人员步履匆匆地来来往往。就在这幢大楼的一侧，一辆殡仪馆的车从停车场的出口冲进雨中。马路两侧行人纷纷让道，让它驶过街道。与此同时，一辆林肯牌轿车拐进这条街，一头扎进停车场

的车道。

36 外景 高级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一早上

许多警车和新闻单位的车辆;到处都是警察和记者。面容疲惫的米尔斯正和一个高个子警察在一台工作电梯旁谈话。

米尔斯:……好,干吧。我全力支持。

高个子警察急忙离去,米尔斯连续按电梯钮。电梯的门开了,米尔斯走进去。当门正在关上时,忽然听到一阵骚乱声,米尔斯挡住电梯门,朝外张望。

停车场那头,那辆市内轿车正在慢慢停下,记者们一拥而上。同时亮起让人眼花缭乱的闪光灯。

四十七岁的马丁·塔尔伯特穿着整齐地走出那辆车,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那些记者发出连珠炮似的问题时,他把脸转向他们。

米尔斯缩回手臂,让电梯的门自动关上。

37 内景 高级大楼的服务区一早上
电梯的门打开,正对着一间黑暗的机房。米尔斯走出电梯,经过嗡嗡作响的空调风扇、滴滴答答的管道和杂役住的小隔间,向门口走去……

38 内景 高级大楼的办公走廊一早上
米尔斯从服务区的大门进入到光亮、时尚的大厅过道。这个大厅和它四面的门充满了富贵气。这里分布着寥寥几个警察。前方有一条警戒线,米尔斯正在那里快步疾行,走向那些气派的红木大门。

39 内景 律师事务所一早上
一间庞大的律师办公室。摆在墙角处的一台电视正在播放新闻节目。凭窗可以俯视雨后的城市。两个法医在采集指纹。米尔斯进来时,两人正低声细语。

一个法医(对另一个):……事情将越弄

越乱。我起誓……我看见了……

另一个法医清了清嗓子,回身继续做他的工作。第一个法医马上闭嘴不出声了。米尔斯已发现这种情况,他感到厌烦了。

米尔斯:事情怎么样啦?

一个法医:还是没怎么样。

米尔斯看了他们两人一会儿,转而去注意办公室的其他地方。

在一个宽敞处,有一把皮椅子。椅子和下面的地毯上沾有一大片干后变成褐色的血迹。还有血从椅子滴到桌子上的痕迹。在桌子上清理出来的一块空地方上放着一台双臂秤,上面也沾上了血渍。整个桌子已经打扫过了。在桌子后面的墙上,有一个用血写的大字:贪婪。字写得很像一幅现代派艺术画。

米尔斯站在那儿凝视着这块地方,听着电视里的播音。

主持人(从电视里传来的画外音):现在插入现场直播。这儿就是辩护律师埃利·古尔德昨晚晚些时候在他的办公室被人杀害的地方。该地区的律师马丁·塔尔伯特正在回答记者们提的问题……

40. 电视屏幕

塔尔伯特的头部大写镜头,露出他嘴里的4颗大金牙。这个场面是从下面停车场播出的。

一位记者(从电视里传来的画外音):……这里面是不是有点儿小小的利益冲突?我的意思是,您的那些公诉人已经在几个非常重要的案子上输给了古尔德先生和他的辩护团……

塔尔伯特(从电视里传来的画外音):笑话,简直近乎攻击了。这里不存在什么利益之争,要是有什么要求倒是不可避免的事。

其他的记者纷纷大叫着提出问题,但塔尔伯特不为所动。

塔尔伯特(从电视里传来的画外音):现在,让我说完……我现在想说。我刚会见过执法官员,他们已向我保证,他们要派最好的人员处理这件事。

米尔斯转身看电视上的塔尔伯特。

塔尔伯特(画外):诸位等着瞧,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处理这件事。这件事将会成为迅速破案的一个典范。

米尔斯走过去关上电视。

米尔斯(对着电视):闭上你的臭嘴。

他一回头,看见两个法医正瞅着他。他们见他回过头来,又扭头看别处去了。

米尔斯离开电视,朝地板上的一个镜框走去。镜框原来被正正地摆在屋子中央,正对着房门。

镜框里镶着一张中年女人的照片,装扮成年轻貌美的样子,戴着珍珠,一脸笑容。在镜框的玻璃上,有人用血迹在女人的眼睛上画了两个大圈。米尔斯坐在地上,看着那张照片。

41. 内景 米尔斯的汽车里一早上

米尔斯进入汽车后,“砰”地关上门。车里就他一个人。外面响着雨声。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看看映在反光镜中自己那双倦怠的眼睛。他取出两本刚买的新书:《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但丁的《炼狱》。

米尔斯做了个鬼脸,然后打开《炼狱》,翻到做了记号的地方。他把书放在驾驶盘上读起来。他咬着嘴唇,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

他读得的确很用心,还不时读出声来。最后,终于摇摇头,合上了书。他一个字也没有读懂。歇了一会儿,他用书使劲拍打驾驶盘。

米尔斯:狗屁,但丁,天哪。还写诗,妈的……

他把书向挡风玻璃丢过去,然后又把头

向后一扬,闭上两眼,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在安静中,车窗上传来“砰、砰、砰”的响声。米尔斯抬起头一看,吃了一惊……

车窗外站着那个穿着雨衣的高个子警察。米尔斯摇下车窗玻璃。警察塞进一个淋湿了的纸口袋。

米尔斯:干得好,警官,干得好。

米尔斯把车窗摇上,然后打开纸袋。里面装着一些纸片儿,是对但丁的《炼狱》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加以注解的剪报。

米尔斯:天哪,上帝啊。

42. 内景 警勤区所,萨默塞特的办公室一白天

外面还在下雨。萨默塞特坐在现在属于米尔斯的那张大办公桌前。米尔斯抱着他那堆书进来的时候,他刚填完一张表格。萨默塞特抬起头来——

萨默塞特(归置着他的物品):我给你让路。

米尔斯把书放到桌子上。他的神情有点沮丧。萨默塞特挪到那张临时搬来的小桌上。两人全都坐下,收拾东西,谁也不看对方。

两人相距五英尺远,各干各的事。全都装做不知道对方在场的样子。米尔斯掏出“克利夫”笔记本,扭头看看萨默塞特注意到没有,然后把本放进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

萨默塞特填完表格,轻轻弹了弹,看看米尔斯。米尔斯则在整理从那个“贪婪”凶手那儿搜到的照片。萨默塞特继续写着什么。电话忽然响起。两人同时向电话望去。电话又响了一次。

萨默塞特:我这儿有一大堆邮寄的活儿。你是办公的,你接电话吧。

米尔斯(拿起话筒,对着话筒):我是侦探米尔斯。(听了一会儿,放低声音)亲爱

的,求求你别往这儿打电话了,我呆会儿给你回话吧……(倾听)什么?为什么?(一脸迷惘,对着话筒):为什么?好的……好的,等等。

米尔斯清了清喉咙,把话筒伸向萨默塞特——

米尔斯:我妻子打来的。

萨默塞特:什么事?

米尔斯耸耸肩。萨默塞特起身接过话筒。

萨默塞特(对着话筒):喂,(倾听)是我,好的,很高兴能跟你说话。(倾听)好的,我感谢你这么想……但是……(倾听)那样的话,我想我会很高兴。多谢你了。是的,是的,再见。

萨默塞特放下电话,摇摇头。

米尔斯:好么?

萨默塞特:她请我去你们家吃宵夜。我答应了。

米尔斯:这是干啥?

萨默塞特:就在今天晚上。

米尔斯完全糊涂了。

萨默塞特又回到桌前坐下。

米尔斯: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呢。

43. 内景 米尔斯的住处,客厅和客厅里辟作厨房的一角一夜晚

炉台上正煮着饭。特蕾茜在客厅里摆餐桌,放精致的餐具。

这时听见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米尔斯和萨默塞特一前一后地走下门口的过道。米尔斯提着一只崭新的手提箱。

特蕾茜:喂,男士们。你们挺守约的啊。

米尔斯:嗨,亲爱的。

米尔斯吻了一下特蕾茜,然后转向萨默塞特。

米尔斯:我也请你认识认识萨默塞特。

萨默塞特:你好。

萨默塞特轻轻握了一下特蕾茜的手。

特蕾茜:认识您很高兴。我丈夫经常跟我谈起您……只是没说过您的头一个名字。

萨默塞特:啊,是威廉。

特蕾茜:威廉,一个好听的名字。我也请您认识一下戴维。(对米尔斯)戴维——威廉。

米尔斯听后笑了,点头认可这一点,先走过房间。

米尔斯:很好……我只是想把它省去罢了。

米尔斯走向与之相连的卧室。萨默塞特把两手交叉在一起,站在他前面。

萨默塞特:好香啊。

特蕾茜:什么?啊,是的。我是说,谢谢你。(向餐桌处示意)请坐吧。

萨默塞特脱下夹克衫。特蕾茜去照看饭菜。

特蕾茜:把上衣放在躺椅上吧。请原谅我们这里太乱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

米尔斯桌子上的一样东西引起萨默塞特的注意。那是在纸张与钢笔当中放着的一枚在一只小巧玲珑盒子里的奖牌。

萨默塞特:我听说你和米尔斯是高中时的情侣。

特蕾茜:该说高中和大学时的才对呢。挺好玩儿的,是吧?我们头一次约会,我就知道他是我要嫁的那个男人。上帝……他是我认识的最有趣的人。

萨默塞特:真的吗?

萨默塞特想了想她说的话。他拿起那枚放在盒子里的奖牌:警察部门为英勇行为颁发的奖牌。

萨默塞特:啊,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可是稀罕之物……属于英勇献身那类奖。

他放下奖牌。萨默塞特卸腰带上的枪

时,特蕾茜一直注视着他胁下的枪。

萨默塞特(指着枪):别担心。我在餐桌上不带它。

特蕾茜:尽管我总是看见枪,我还是看不惯枪。

萨默塞特把枪和他的夹克衫放在一起。

萨默塞特:我也是一样。

特蕾茜笑了笑。萨默塞特走向餐桌,同时把上衣口袋中的一个笔记本放进裤子兜里。一张小纸片落下,落到特蕾茜脚边。

特蕾茜:反正……姑娘家是会把足球队长当成自己的终身伴侣的吧?嘿,您掉东西了……

特蕾茜拾起来,一张褪色的纸玫瑰花。她把纸片递给萨默塞特时看了它一眼。萨默塞特有点儿不自然。

特蕾茜:那是什么?

萨默塞特看了看纸玫瑰,随手放到一旁。

萨默塞特:我的未来。

特蕾茜侧着头,看着萨默塞特。

特蕾茜:您的举止有点儿怪啊……我是说挺有趣儿的。对不起,我实在不该干涉你。认识一个这样说话的男人的确挺好的。(返回灶台)要是让戴维着见那个纸玩意儿,他会说你是个傻瓜。他就是那样的人。

萨默塞特(笑):我想我是不会让他看见的。

44 内景 米尔斯的住处,客厅一夜晚
一台录音机放在一只提箱上,正在播放轻音乐。特蕾茜、米尔斯和萨默塞特在吃饭。米尔斯手边放着一个遥控器,他偶尔无意中用手指碰一碰它。

特蕾茜:您为什么还不结婚?威廉?



米尔斯:特蕾茜……你说什么话呢……

萨默塞特摸摸餐巾,想着怎么回答。

萨默塞特:我曾经马上就要结婚了。但终于没结成。

特蕾茜:这叫我吃惊……真的,叫我很吃惊。

萨默塞特:谁要是和我住久了,都会发现我这个人不好相处。不信问问你丈夫。

米尔斯:真是这样。

米尔斯呲着牙笑了,但他的用意已很明白。

特蕾茜(对萨默塞特):您在这个地方住了多久啦?

萨默塞特:很久很久了。(呷了一口酒)你怎么想的呢?

特蕾茜瞥了一眼米尔斯。

米尔斯:适应环境需要时间。

萨默塞特能够看出这是一个让人不快的话题。

萨默塞特:啊,这一点,你们很快就会适应到麻木不仁的程度。在任何城市中都有些事情……

低沉的隆隆声。桌上的碗碟晃动,发出响声。

米尔斯:地下火车。

碗碟晃动时相碰得更响了。咖啡杯和

其中的勺子在嗒嗒碰碰。特蕾茜握紧杯子，冲萨默塞特笑笑，装做没事的样子。但她显然有些尴尬——

特蕾茜：车一分钟就过去了。

他们等车过去。隆隆声变大，似乎撞倒了地下车道的里什么东西。萨默塞特仍在吃饭，手中的食物抖动着。录音机……继续放着音乐。隆隆声和颤动渐渐消失。米尔的样子很不自在。

米尔：这个房地产商……真他妈不是东西，他就带我们看了几次房。我当初还认为他老实，办事有效率呢。后来才开始怀疑他为什么总是催促我们快买房？他为什么每次只让我们在这儿呆五分钟？

米尔的笑容显得很尴尬。

特蕾茜：我们头一天晚上就发现了。

萨默塞特想尽量不动声色，但还是忍不住笑了。

萨默塞特：静谧、放松和震颤的家。对不起……

他掩着嘴大声笑了。米尔和特蕾茜也笑了。

米尔：啊，他妈的……

45. 内景 米尔的住处，客厅一夜晚

录音机放送着另一支乐曲。特蕾茜将咖啡倒入杯中。米尔和萨默塞特在喝啤酒。

特蕾茜：我想从前还没有遇到过不要电视的人。不要电视……真是不可思议。

米尔：非美国方式就是那样的吧。

萨默塞特：电视的全部功能就是教小孩儿。整天呆头呆脑的傻吃糖果才叫真酷呢。

米尔：那把体育摆在哪儿啦？

萨默塞特：体育又怎么啦？

特蕾茜端上一盘点心放在桌子上。

米尔：你起码去看电影吧？

萨默塞特：我读书。记得读书吗？

米尔：我刚刚想说这个呢，我瞧不起没有读过《绿英亩》的人。

萨默塞特目光茫然了。特蕾茜走过房间。

米尔：你从来没有读过《奇怪的伴侣》吗？这本书令人作呕。《蜜月人》呢……

萨默塞特：我只大概记得一个大块头男人发怒，有个叫诺顿的人。

特蕾茜把录音机的声音拧小，走进里面的卧室后，随手关上了房门。

米尔和萨默塞特对着关上的门看了好一会儿。他们互相看了看，又坐了一会儿。萨默塞特放下手中的啤酒，叹了一口气。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46. 内景 米尔的住处，客厅

只有外面的嘈杂声。客厅的桌子已经收拾干净，上面现在摆满了各种图表、报告和8×10英寸大小的照片。米尔和萨默塞特都站着。米尔拿起照片开始一张一张地给萨默塞特看。

米尔：我们要找的那家伙进入大楼，时间可能是在下班关门和加强保安之前。古尔德肯定工作到很晚。

萨默塞特：这我相信。他是这一带名气最大的辩护律师。实际上，人品极差。

米尔：诺，他的尸体是星期一晚上发现的，是吧？但是，这个，这个……办公室星期一那天一整天都是关着的。这就是说，只要贪吃谋杀是发生在周末之前，凶手在星期五时就能够进到这里。他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全天都是同古尔德在那里过的。

米尔拿起一张照片给萨默塞特看。照片中是一远景镜头：贪婪凶杀现场。古尔德坐在皮椅子里死去，旁边桌上有一台柜台用的台秤。

米尔：古尔德是裸着身体被绑住的。凶手没有绑他的双臂，还把一柄又长又大的

屠宰刀放在他的手中。看……这个台秤。

米尔斯又抽出一张照片。近景镜头：一台双臂秤。在秤的一头有一个一英磅重的砝码，在另头的悬盘中放着一块人肉。

萨默塞特：人肉正好一磅重。

米尔斯仔细查找，抽出一张拍照下来的手写条子。字体歪歪扭扭。

萨默塞特（读道）：“一磅肉，不多不少。不带骨头不带筋，纯肉。这个任务完成后，就可以给他松绑。”

米尔斯抽出另一张照片，就是别在用血在墙上写“贪婪”两字旁的那张纸条的照片。

米尔斯：皮椅子里浸透了汗水。

萨默塞特（点点头，冷峻地）：坐了星期六整整一天和星期日整整一天啊。（稍停）凶手是想让他慢慢地死。得让他坐在椅子上再下手。从你哪儿下第一刀呢？朝你脸上开一枪……但是，在你的身上下刀不是更有趣吗？

米尔斯：他是顺着他的肚子边上开刀的。用心良苦。

萨默塞特仍在琢磨那几张照片。

萨默塞特：他一定还留下了另一块谜团。

米尔斯：啊，我佩服你能说出这个来，但是，喂……

萨默塞特：这么说只是抒发一下我个人的好奇心罢了。我仍要在星期六离开这里。

米尔斯累了，揉揉眼睛，然后走过去从他的提箱里又抽出一张照片。这是装在镜框里那个装扮成年轻样子的女人的照片。她的眼睛上被人蘸着血画了圈。

米尔斯：古尔德的妻子。她当时因事出去了。假如这意味着她看见过什么的话，我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我们至少已经问了她五次了。

萨默塞特：别是她受到过威胁吧。

米尔斯：我们把她带到一间安全的房间里。

萨默塞特点点头，放下手中的照片。然后将所有的照片一一摊开。

萨默塞特：要用清醒的眼睛看这些照片。别看凶手想让你看的東西。别让他误导你……

萨默塞特一边说着话，一边摆弄着照片。譬如，他正用另一张照片的一角遮住有尸体的那张照片。

萨默塞特：即使尸体就在那地方……它好像几乎是可以看透似的。能剪辑出原始拍照的惊人效果。再看这间屋子。在这几张照片中，都有那台台秤。别看墙上的那个条子。书架。那张现代派绘画。用血写的贪婪二字。

萨默塞特：他在传播教义。

米尔斯：在惩罚。

萨默塞特：七宗罪之说始于中世纪的布教。先有七大美德，然后才有七大死罪的。创造出这些，都是布道的手段，因为它们偏离了真正的宗教信仰。

米尔斯：就像《牧师的故事》和但丁说的那样。

萨默塞特：你读过它们了？

米尔斯：是呀。但只是一部分。在《炼狱》中，但丁和他的伙伴攀登那座高山的时候，目睹那些有罪的家伙在……

萨默塞特：炼狱的七级台阶上。

米尔斯：对，但是在那儿，傲慢是首罪，而不是贪吃。七宗罪的排序是不一样的。

萨默塞特：那么现在，咱们来想想凶手是不是从这两本书中得到过什么启发。这两本书和布道讲的都是赎罪，而这些被杀者好像是被强迫忏悔的。

米尔斯：强迫又怎么啦？

萨默塞特：忏悔不彻底。因为你是为你

的罪孽忏悔,但不是因为你爱上帝。

米尔斯:好像是这样,因为有人用枪对着你。

米尔斯用手抹了一把脸,走到冰箱那里取啤酒。萨默塞特则一直在看照片和文件资料。

萨默塞特:没有留下指纹吗?

米尔斯:一点没有。

萨默塞特:跟受害人根本没有关系。

米尔斯点点头,呷了一口啤酒。

萨默塞特:也没有任何种类的证据吗?

米尔斯:没有。我也不理解这一点。他肯定要回来露面。

萨默塞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拿起古尔德妻子的照片。他用手指摸着她眼睛上用血画的圆圈。

萨默塞特:在大城市工作,只关心你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完美的科学。在警勤区所,每月举办一次防备公共犯罪课程。他们教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绝对不要呼叫“救命呀”,而是要大喊“救火”,因为人们不想卷进任何麻烦事里。可是,如果是救火……那简直就是晚上的一个乐子,他们会跑着赶来。

萨默塞特在看着古尔德妻子的照片。

萨默塞特: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事。

米尔斯:我懂了。

萨默塞特(举起照片):万一她真的确什么也没有看见怎么办呢?万一她是看见了什么事,但只是碰巧看到的,又怎么办呢?

米尔斯:对呀,那该怎么办呢。

47. 内景 在安全的房间里一夜晚

安全房间像是一间旅馆的房间。米尔斯站在照片中那个女人,即,古尔德妻子的身旁。米尔斯让她看那些拍自事件现场的照片,但已遮住了有古尔德尸体的部分。古尔德太太在哭泣。萨默塞特拿着更多的照片,站在房间的另一侧。

米尔斯:我这么做很难过,古尔德太太。真的很难过。

古尔德太太:我……我不明白。

米尔斯帮着她一张张地翻看照片。尽管米尔斯很难过,但还能忍着帮她翻看照片。

米尔斯:我要求您一张一张地仔细看,要非常仔细哟。要找出任何让你感到奇怪或不正常的地方。任何不正常的地方。

古尔德太太: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非得是现在。

米尔斯:请吧,如果想抓住这个罪犯,我就需要您的帮助。

古尔德太太无声地抽泣着,擦拭着泪水。

米尔斯:看看有什么缺少了或是不同了。

古尔德太太:我瞧不出来。

米尔斯:您能肯定么?

古尔德太太:我这会儿瞧不出来……对不起。

米尔斯望了望萨默塞特,看了一眼他手中的那些照片。

米尔斯:也许我们最好先等等。

萨默塞特看了看手里的照片,这些照片没有任何遮掩地坦露着古尔德先生在椅子上的尸体。

萨默塞特:现在应该是时候了。也许我们还没有看出来的破绽。

古尔德太太:等一等,这儿……

米尔斯:是什么?

古尔德太太指着一张照片中挂在墙上的那张现代派绘画。这张画只是泼上了漆,是副抽象画。

古尔德太太:这幅画……

米尔斯:什么?

古尔德太太:这幅画怎么挂倒了?

米尔斯回头看了一眼萨默塞特。

48 内景 律师所一夜晚

“贪婪”凶杀案的发生地。萨默塞特戴着手套取下挂在墙上的那幅画。米尔斯站在一旁看着。

萨默塞特：你能肯定你的手下没有动过它吗？

米尔斯：即使动过，也是在法医来之前。

画后面的墙上空无一物。什么东西也没有。

米尔斯：什么东西也没有。

萨默塞特：原来有过。

萨默塞特把画底边朝下放在地上。画后面垫了一张褐色的厚纸，然后才装入画框的。萨默塞特指指框上先前的螺丝钉的孔眼，又指指它被重新拧上螺丝钉的地方。

萨默塞特：他换成铁丝后又挂上了画。

萨默塞特取出他的弹簧刀，吓了米尔斯一跳。

米尔斯：那玩意儿是啥？

萨默塞特：一把弹簧刀。

萨默塞特用刀沿边儿裁开褐色的厚纸，露出画布背面与纸之间的空间。他把纸全割开。米尔斯伸手把纸拽了出来。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的。米尔斯看了看纸的两面，然后丢在一旁。

米尔斯：什么都没有。他妈的！

萨默塞特把画面朝上放在地上。他用刀刃对着画面，打算把画面削下一层。

米尔斯：算了吧，凶手是不会往这个屁玩意儿上上漆的。

萨默塞特不甘心地把画推开。

萨默塞特：一定会有什

么东西。

米尔斯：咱们被人涮了。他他妈的耍咱们呢。

萨默塞特从墙根处往后倒退，同时注视着挂过画的那块空壁。那里只有一个钉子。他转身环顾了一下全屋，然后穿过屋子。

米尔斯两手按了按太阳穴，捡起一盏灯泼到地板上，发泄怒气。

米尔斯：他妈的！

萨默塞特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双膝跪在地上，打开一个法医用具箱。他取出一把指纹刷，仔细端详着刷子的细毛。他这样做时，米尔斯在一旁看着。

米尔斯：什么？

萨默塞特：耐心看我的。

萨默塞特走回挂过画的那块墙面前。他拉过一把椅子登上去，就开始用那把小刷子在钉子附近刷起来。

米尔斯：啊，呀。你别是在开玩笑吧？！

萨默塞特：老实等着！

萨默塞特一下一下刷的范围更宽了。他趴向前，仔细地看残存粉末的状况。他趴得更靠前了。

萨默塞特：给指纹化验室打电话。

49. 内景 米尔斯的住处，卧室一夜晚



特蕾茜和衣而睡。屋里的灯仍然亮着。她翻身时醒了,便慢慢地坐起来。她眯着惺忪的睡眼避开灯光,汗涔涔的,觉得很不舒服。她看了看屋里,静听,听到的唯有车辆经过的声音。

50. 外景 米尔斯的住处,客厅一夜晚

从外面看到屋里。看见特蕾茜从卧室走进客厅。她看见米尔斯和萨默塞特都不在了,便去打开一扇窗户。然后,她又走向辟作厨房的地方。

仍从外面看见她在洗碗池中开始洗碗碟。又传来地铁火车经过时发出的震荡之声。房间像以前那样发颤。

特蕾茜从客厅向外面望了望,显得忧心忡忡。

51. 内景 律师所一夜晚

在“贪吃”凶杀现场上见过的那位男法医正用一个放大镜研究留在墙上的一个清晰的指印。

男法医:哟,是个男的……

米尔斯(画外):对着我说。

男法医啧了一下嘴,继续仔细研究指印。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看着画外的男法医。

米尔斯(对萨默塞特):喂,说实话……你以前是不是见过类似的情况……介入过类似这样的事?

萨默塞特:没有。

男法医(画外):好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了,小伙子们……

法医从站立的凳子上下来。在他遮住过的那块墙壁上,即挂过画的地方,可以看到清晰明确的手指印。手指印一个挨一个,组成的字母形成了一句话:救救我。

男法医:……只要看看这些指印留下的下半圈印迹,就可以断定不是受害人的指印。

52. 内景 警勤区所,指纹化验室一夜晚

黑暗。一个技术员坐在一台旧计算机前。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放大的指纹。指纹正被划线、对比,然后是反弹:发出嗡嗡的响声——点击声——嗡嗡的响声——点击声——嗡嗡的响声——点击声。米尔斯和萨默塞特在绿光中注视着屏幕。

米尔斯:凶手可能就是个狂人。

萨默塞特:不像。他不想让咱们帮他停下来。

米尔斯:谁他妈知道呀?在他们不想干而又干下的臭事儿里,怪事太多啦。你要知道……没有人告诉他们那是坏事。

萨默塞特对他的话不以为然。技术员调好旋钮,向他俩转过身去。

技术员:我看这个家伙想用三天的时间进行一场比赛,所以你们可以去擦掉你们在别处的指纹。

53. 内景 警勤区所,过厅里一夜晚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从化验室走出来。一个工友工在擦地。仍可以听见计算机发出的嗡嗡声和点击声。萨默塞特叹了口气,在化验室外的一张长椅上坐下。米尔斯随后在他旁边也一屁股坐下。

萨默塞特:你是不是只跟古尔德太太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抓到那个家伙。你真愿意相信自己说的吗?

米尔斯:你不这么认为吗?

萨默塞特(倦怠地笑了):但愿我还能像你那样想。

米尔斯:那你告诉我你怎么看咱们现在正做的事。

萨默塞特: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一点点收集物证。我们取得全部证据,全部照片和取样,记录下每一件事,并注明事情发生的时间。

米尔斯:啊,就这些么?

萨默塞特:我们会把这些放进一个整齐干净的卷宗里,存放好,以备万一法庭上用得着它们。(稍顿)这就像在一个荒岛上收集钻石。你保存着它们只是期望在得救时使用,可大海是那么大。

米尔斯:胡说八道。

萨默塞特:怨我说的不好,但是,即使最有价值的线索往往只是牵连出另一些线索而已。我见过的尸体多了去了……都没法儿申冤。

米尔斯:我也同样。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乡巴佬。

萨默塞特:在这个城里,要是把藏在壁橱里的尸骨全找出来……要是收藏的尸体突然全又活过来,那就没有活人的地方了。

萨默塞特颓然躺下,摸出一支香烟点上。

米尔斯:别跟我说你在今晚的仓促中一无所获……毕竟有那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好像咱们有了进展似的。

米尔斯向后靠坐在长椅上,闭上眼睛。

米尔斯:别打算跟我说那是因为你发现了会在法庭上起作用的东西。

萨默塞特看看米尔斯。米尔斯两臂交叉,准备睡觉了。萨默塞特掐了烟头。传来计算机发出的嗡嗡声和点击声。

插入字幕:星期四。

54. 内景 警勤区所,过厅一早晨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相依着,在长椅上酣睡。过往的人全奇怪地看看他们。一名男子走到长椅前,用两只手同时拍拍两个人的脸。这个男子就是警长。

警长:醒醒,双胞胎兄弟!我们小有收获。

(待续)

· 简 讯 ·

日本电影进军好莱坞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电影新作《猫的报恩》即将挺进美国市场,决心和好莱坞电影在暑期档奋力一搏。由于暑假档期历来是制片公司的必争之地,尤其是好莱坞高成本大制作,宫崎明确地表示想要分食“市场大饼”。《猫的报恩》是宫崎骏秘密筹备三年的作品,在日本他将档期定于七月下旬,正好与七月初的《MIB 星际战警II》、七月中旬的《一家之鼠II》,以及七月底的《王牌大贱谍II》等好莱坞作品正面交锋。

更令人瞩目的是,除了宫崎骏的动画新作外,另一部日本影片也将在今年暑期档与好莱坞电影对抗,那就是由当红演员金城武主演的《返回者》(Returner)。日本电影界的这一大动作无疑充分显示了日本电影在重新崛起之际的巨大信心。(理 编)